



翰墨欣赏

翰墨人物

# 质沿古意与文变今情

## ——张建政书法笔墨转换的文化视觉

刘思凯

唐孙过庭《书谱》云：“夫质以代兴，妍因俗易。虽书契之作，适以记言；而淳醜一迁，质文三变，驰鹜沿革，物理常然。贵能古不乖时，今不同弊，所谓‘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何必易雕宫于穴处，反玉辂于椎轮者乎！”其核心在于强调，作为书法文化与艺术表现的“质”与“文”总是在历史的沿革中发生着变迁，并不断赋予新的认识和解构。这种“新”，只能以书法本体规定与人的独立选择为中枢，在传统精神的吮吸与时代特质的捕捉中以“古质”与“今妍”和谐相生的“文质彬彬”，以达“君子”之格。因之，表现在张建政书法简体汉字书写的笔墨选择与精神指向的高处，不仅有着对“今不逮古”“易雕宫于穴处，反玉辂于椎轮”的那种一味崇尚古时风的反叛，更有着对“书契之作，适以记言”实用功能的守成，且以书法传统精神内质的“古

意”本色与笔墨“今情”的通透表达，而全息演绎出书法文化时代性转换的思维视觉与文化张力。

浓郁的汉字文化古典情结与敬畏心理是张建政简体汉字笔墨选择的精神基点，体现着对汉字演化本体规律与使用功能的精神皈依。应该承认，书法是随着汉字的诞生而诞生，并与汉字书写的发展而发展的。就其本质而言，无论是甲骨、金文、大篆、小篆，还是隶书、楷书，甚或草书的兴起与盛行，而作为文字与生俱来的记录语言、交流思想、传递情感与信息的基本功能则始终不变，且在其形态结构上呈现出一个由繁到简演化发展的线性轨迹。其逻辑的必然则隐喻着识读与书写的本质规律，并以其特定时代书写范式与艺术性表达相融合，从而形成了不同历史文化状态下汉字书写发展史上的颗颗珍珠，此其一。其二，就汉字形体结构与实用功能来

讲，无论哪种字体还是书体其主导地位的确立，都带有特定时代人们集体认同之上的官方确认的印迹，尤其是自秦代“书同文”以来的小篆、隶书与楷书，都先后位居不同历史阶段官方通用文字与孩童识字启蒙的基本教材与书面交流的主体，成为一个时代文字书写的标识和符号。因之，张建政书法简体汉字书写的笔墨选择，在其文化指向上必然充盈着鲜明的文化寻根与古意坚守的精神渊藪。

同样，张建政简体汉字书写文本选择集中体现着对时代文化高点与传统精神内核的自我关照与掘进意识。纵观近年来先后出版的《张建政书法作品集》《逸笔墨墨——张建政手抄中华经典》，以及《唐诗咏长安》等，其书写内容不仅有《党的十九大大报告》《党章》和《宪法》，还有《论语》《孟子》《中庸》《大学》《老子》等大作，尤其是从《全唐诗》中，选

取与古长安历史文化典籍存有着直接关联的1400首唐诗集合而成的《唐诗咏长安》，其精神视域不仅涉及新时期当代中国治国理政的纲领性文献，还有民族文化思想瑰宝的精髓探秘，更有对作为中华文化艺术境界最高代表的唐诗品格与灵魂的再度解读，并在思维基点与历史跨度上鲜明地呈现出一个立足当代、纵向溯源的视觉射线。尤其是文本选择与书写范式完全以中华书局出版的简体经典版本为依托，采用古典式的竖版排列，以手书与印刷字体互证的方式，使得整个内容在自然转换中直接打通了书法艺术审美与时代阅读，精神意蕴与民族气骨的精神通道。既是对传统文化经典的再创造，又可视作为古与今、诗与书、识读与欣赏的交融与升华，为传统文化品格在当代人心灵回归与精神重塑上的守正出新做出了积极的探索。

(本文刊发有删节。作者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陕西省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原副主任。)



《又见渔村》 中国画 陈危冰 作

# 陈危冰田园山水画

陈危冰对江南田园烟岚之色的强化，既形成了他个人的艺术风貌，也通过现代图像经验改变了传统青绿山水那种被隔离的装饰性，而这种强化的内核则是出于他对江南现代田园意境的营造。一方面，他试图将现代城市景观融入田园诗境，在此表明物质生活的极大提升并未改变人们对古代诗意的沉迷；另一方面，他又排斥对现代人文景观的描绘，而着重于纯自然的田园风光描绘，仿佛通过这种儿时记忆中留存的、已经在现代文明中消失了的江南田园景致来唤醒人们对田园生活的美好怀念。他作品里始终渲染和营造的这种虚空的烟岚，实际上揭示了现代文明与农耕文明的一种深层关系，这就是人类所创造和享受的现代文明并不能完全解决精神归宿问题，人与自然的统一性是超越文明进化程度的，所谓“乡愁”在此已不是某个人对家乡故土的怀念，而是人类在现代文明迁徙中对曾经赖以生存

的家园——田园的一种永远的精神依存。陈危冰不断描绘的这种田园，不仅有沈周、文徵明、仇英、董其昌等明清文人隐逸田园生活的向往，而且这种田园景致所象征的生活方式也成为现代社会的精神家园。而陈危冰不断墨染的江南烟岚，则更加凸显了现代图像对工笔山水真实情境的映射。

——中国美术家协会美术理论委员会主任、《美术》杂志社社长兼主编尚辉

陈危冰，1962年出生，江苏苏州人，先后毕业于苏州工艺美术学院、苏州大学艺术学院。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画学会理事、江苏省美术家协会理事、苏州市政协书画室副主任、苏州市美术家协会主席、苏州美术学院院长。



《家园》 中国画 陈危冰 作



翰墨风采

# 躬耕砚池翰墨香

## ——黄震书法印象

胡庆军

黄震是将书法融入生活并不断创新的书者。“书法是通向中国文化内涵深处的一条地下河，潜游其中能触碰到中华文明的脉搏。”这是黄震执着于书法艺术并坚守的信条。天津各类博物馆、艺术馆、图书馆星罗棋布，国宝级书画名品如范宽的《雪景寒林图》、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唐摹本王羲之草书《寒切帖》、赵孟頫的行书《洛神赋》、汉碑精品《鲜于璜》等均存于津门，多年来，黄震正是在这千年古人的博大精髓之中得到了启迪。

“书法不单单是写字，是文化的积累。”黄震习书有悟，追求大道至简，希望自己的作品在夯实基础、传承经典上融入时代特征，并有所突破。从临摹学习到作品多次入展全国各级书展，实践中黄震的作品不断创新升华。黄震楷书、行书、草书皆能，岁月匆匆，黄震一直将自己浸润在翰墨书香之中，从未懈怠。楷书初学颜真卿，后临摹八大山人等人作品，尤其对近代弘一法师书作情有独钟，他将弘一法师作品的神采、气息转化形成了自己恬淡、静谧、清秀的书写风格。行书深挖“二王”，通过临摹王羲之和王献之等人作品，体悟笔法、墨法、章法，并融合传统与现代，作品更加俊朗、飘逸、灵动。草书在气势上先声夺人，收放自如，用笔上注重正侧方圆的转换，结体富于变化，较好地把握了舞蹈性的书法之美。智永的《草书千字文》、孙过庭的《书谱》、怀素的《草书千字文》等，黄震临过多遍，对每个字的结体、变化了然于胸，这些都为他的书法创作和逐步提升提供了坚强的保障。

“广学缘为深入”，经过不断揣摩和实践，黄震将多种书法风格融集于一身，渐有收获。从古人书道上讲，大凡以经体为初学，继而行草为正道。而黄震逆反书道，做了减法的工作，这是建立在深厚的传统功力之上而为之，也成就了自己一种心灵的涅槃。黄震认为在传统文化、禅学、心学的理论指导下，书法艺术在传承传统的基础上应该是注重个性的，个性化发挥对书法风格的形成会起到重要作用。黄震近些年通过研习弘一法师的书法，调理了自己的思路并确立了创作方向，赋予传统经体以传神、清秀神韵的特色，跨越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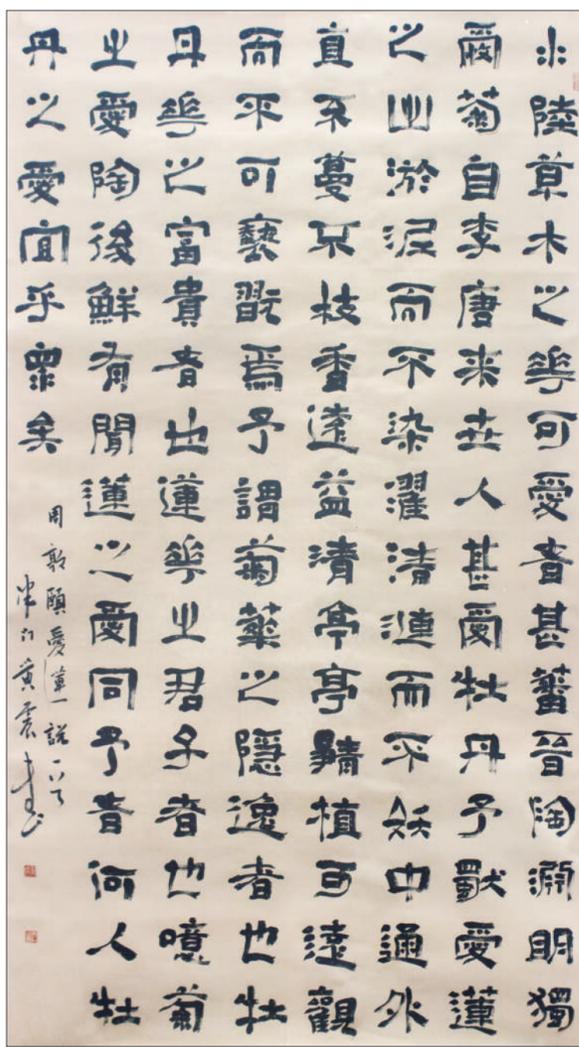
利浮华，心灵与时空间的对话形成了自身的书学之道。

九河下稍的天津，历来为文化汇聚所在。也正因为有着平坦开阔的地势和深厚璀璨的历史文化背景，天津这片土地上才孕育出了诸多文人墨客。黄震的书法艺术根植传统和地域，他巧妙处理博取与专攻的关系，深入研究大胆突破，正之于心宗之于灵，继而得之于手，历经熔铸、提炼、取舍、化合，终有所获。多年的勤奋锤炼了黄震扎实的娴熟技法，碑帖结合空灵活泼。中国书法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素养、审美意识、思维方式、美学思想和哲学观念的完整艺术体系，书法艺术本身就是一种涵咏天地、品味人生、视觉感受与哲学思维相伴而行的艺术方式。黄震认为：书法是书者内心的反省，是挣脱精神束缚走向心灵自由的途径；创作和书写的过程完全是情感、生命和思想投放的过程。随着书法艺术境界的不断提高，其自身的人格修为也得到了升华。

一杯清茗，二分明月，三尺素笺，四壁曾白，这是黄震清心的世界。不知其者，言其痴，知其者，谓其道。艺术心灵之路是多元的，书道亦然。下班后沏一杯清茶，开始书法之旅，这就是黄震认为最惬意的事。观帖赏字，使他不时出入于古游走在不同年代，似与时空对话。挥毫泼墨，则使他的心境在黑与白的交相辉映之间自然舒展、流淌。

亦古亦今，亦今亦古，黄震的书法将远古气息和当代书者的思想情怀巧妙结合，割玉剥金，碑中见帖，平和中见豪情，飞行中见静穆，清新、俊逸、自然、灵动，观者为之心动。用心写字，用笔表现对生活的热爱，并且把这种热爱带给了自己身边的人。黄震说习书丰富了自己的生活，滤掉了自己身上的浮躁，使自己的心态更加平和。熔古今铸今，在漫长的艺术之旅中，黄震苦中有乐地跋涉着，看着风景，也享受着属于自己的宁静和乐道。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



宋·周敦颐《爱莲说》 黄震书

黄震，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石油书法家协会理事、天津市书法家协会理事、天津市滨海新区书法家协会副主席。